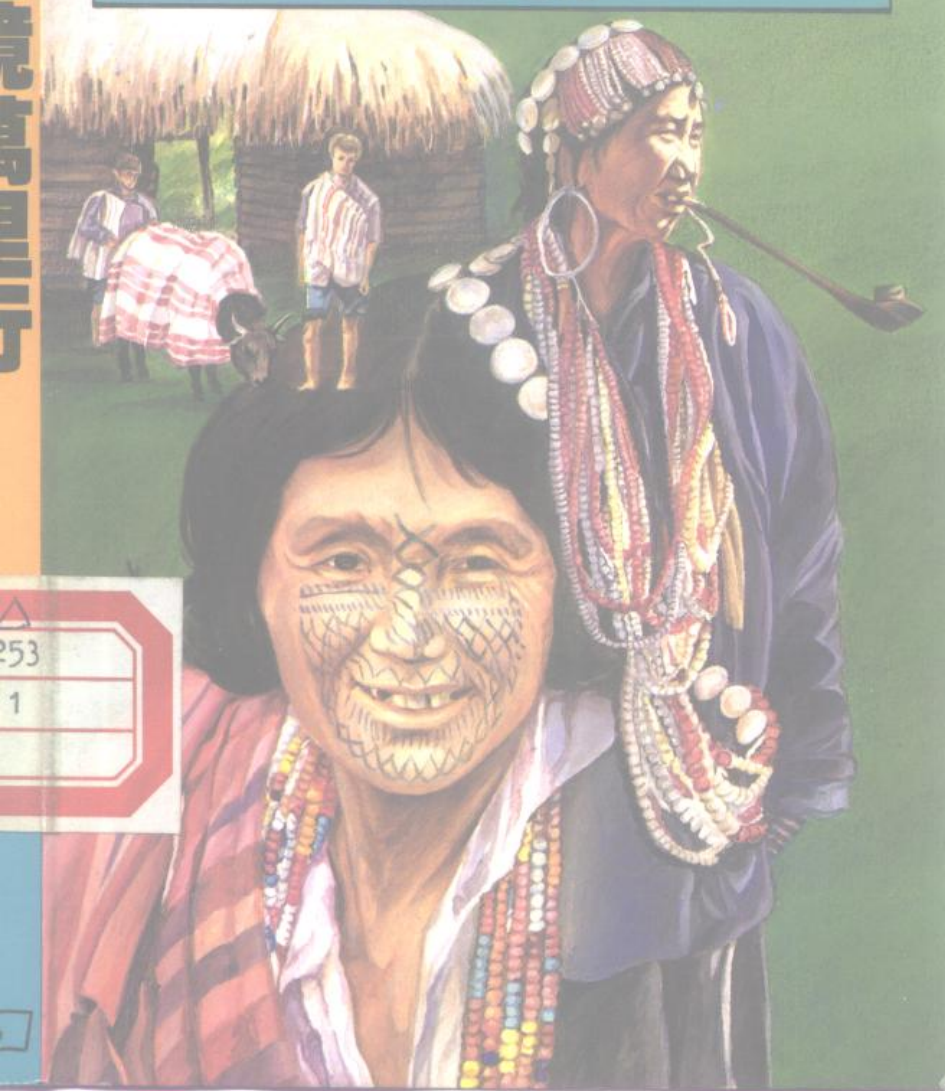


沈澈著

西南秘境萬里行

商務印書館



253

1

沈澈著

西南秘境萬里行

商務印書館

西南秘境萬里行

著 者——沈 澈

責任編輯——關佩貞

出 版 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鯉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五樓

印 刷 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8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1987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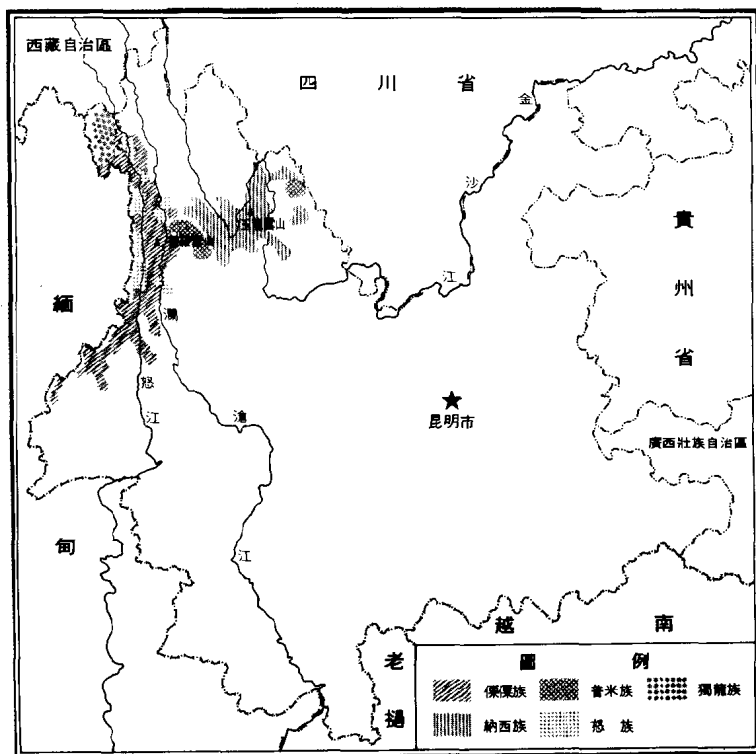
ISBN 962 07 5047 0

目錄

2	山林的兒子又回來了
7	在縣城當官的摩梭漢子
15	瀘沽湖畔母系遺風
32	溫泉風波
39	瓦拉片的拒親之夜
47	奇異的摩梭葬俗
65	進山
72	普米嫂子
80	山鷄粽、蜂蜜和梭里瑪
85	敬山神
98	險死還生
103	深深的峽谷
108	進河谷之路
122	會飛的螞蟥
130	會“飛”的橋
138	恍如隔世的民風
147	獵戶人家
152	努瓦獨路娃——殺牛舞
164	再向死神挑戰
167	怒家的看門狗
173	“來卡洛娃”(幫工)時節
180	珍貴而可怕的“夏臘”
188	斷橋遇險

194	婚禮“迪木瓦”
202	深山黑林新馬倌
210	福貢初醉
218	街子天
227	怒江奇聞
233	餓肚子的婚宴
242	歡樂的傈僳新年
250	沒有結尾

雲南省五個少數民族分佈示意圖



7284/01

山林的兒子又回來了

1983年3月18日，我一生永難忘却的日子。這是我多次與死神搏鬥實現自己夢寐以求的奮鬥目標的日子；這是我得到了今天的成功却失去了明天的追求的日子。

北京民族文化宮的展覽廳內，正在爲我舉行攝影展。這個僅有96幅圖片的展覽，是我“懷胎”25個月，歷經了孕育期中種種痛苦和艱辛而結下的果子。

看到掛在牆上的彩色大幅圖片，看到展廳裏擁擠的人們，我記起了兩年多前向學院遞交的那份辭職報告，憶起了在自行車上越過的25,000里行程，想到了在漫長旅途中曾熱切關照過我的老者、孩子、男人們和女人們。不論是蒼茫無邊的涼山還是溫情脈脈的版納，無論是滇西北的雪山之鄉還是天涯海角的椰林沙灘，都留下過我的汗水，傾注過

我的心血，記載着我的徬徨，寄托過我的希望和夢想。我現在醒悟到：痛苦是永遠伴隨着成功的，二者總不會分開，無論是成功之前，成功時刻還是成功以後。但究竟什麼是最終的成功呢？什麼又是真正的成功呢？我疑惑了，我茫然了。我隱隱約約地覺得，在我面前的是一條十分艱難的路，一條必須走下去但不知終點怎麼樣，或者說根本就沒有終點的路！

於是我決定繼續去走那條充滿艱險但終究有了起點的路，這不是爲了成功，也算不上什麼事業，僅僅是爲了生活，爲了應該屬於我的生活。生活就是享受人生，爲什麼我不能按自己的享樂觀去追求去奮鬥呢？爲什麼就不能把艱辛也當作享樂呢？

我選擇了一個最艱苦、最遙遠、最神秘的地方去錘煉自己，去寄托自己滿溢的情感，去發泄自己過剩的精力。那個地方就是我一曾經到過兩次的滇西北高原。

我是在離婚文書上簽完自己的名字才上路的，上海唯一的 6.9 平方米的小寓從此再也不屬於我的了。我開始過起真正的流浪漢生活，過起自己應該過的生活來。只有兩台心愛的相機將伴隨我浪迹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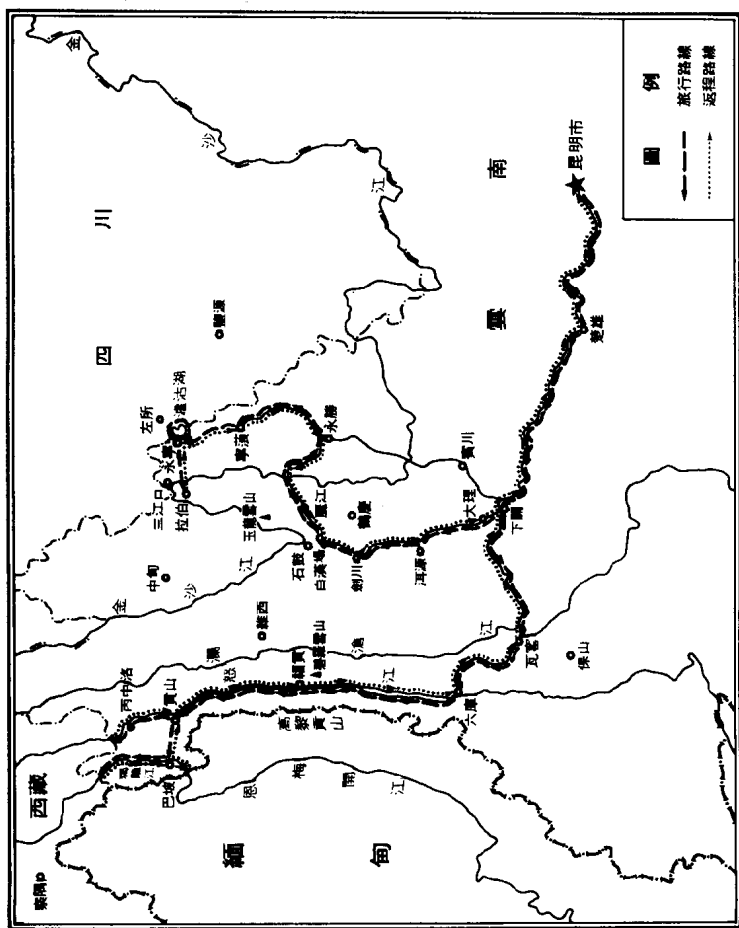
朋友們爲我餞行，大家祝我創作豐收，我舉起

酒杯，向着知己好友們說：“祝我活着回來吧！”是壯行？是離愁？一股蒼涼的豪氣湧上心頭，熱淚、烈酒，一仰脖，全倒入肚中。

1983年7月24日，我登上了南下的列車。車窗外不再是江南水鄉，而是逶迤連綿的高黎貢山，是陡峭險峻的怒江峽谷，是殘留着母系遺風、謎一般的瀘沽湖，是“太初之民”們生活的神奇、遙遠的獨龍河谷，是密林、蚊子、毒蛇，是雪山、鮮花、美酒，是一個個神秘莫測、無可預料的未來世界。

車輪不斷地轉着，兩個白天過去了，第三個黑夜也開始消退，火車向着一片曙光衝去。曠山野地裏露出了雲南特有的一片絳紅色土，眼前一片開闊。啊！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地土，何處不是我的家！我突然感到有着像回家一樣的親切。啊！我知道了，我原本就是原野的兒子，是山林的兒子。啊！兒子又回到母親的身邊來了。

風景如畫、四季同春的昆明城，依舊處處透出明媚和嬌秀，但對我誘惑更大的却是我曾去過兩次的滇西北高原。那裏純淨如玉，沒有污染；那裏神秘莫測，變化多端；那裏情真意切，不攙虛假。前兩次都因為種種條件的局限而沒能使我深入腹地，去深入採訪幾個人數極少，又有獨特的生活習俗的少數民族。這次我決心不如願以償，決不回頭。



沒有留戀昆明的春色，沒來得及去拜會曾幫助過我的朋友和學生，僅僅爲了購買去寧蒗縣的汽車票，我在昆明耽擱了兩天。由於賓川到寧蒗的公路在金沙一帶被洪水沖垮，我不得不繞道行走。汽車從昆明出發，一直向西經楚雄，到達鳳城下關，再向北，繞道劍川、麗江，拐過永勝，才抵達寧蒗縣城，行程1,000餘公里，整整花了五天的時間，換乘了三次汽車。

我三上滇西北高原，實現採訪計劃的第一站，就是這個縣城以北100多公里處與四川接壤的瀘沽湖畔，一個還遺留着數千年前母系氏族殘迹的摩梭人部落。

在縣城當官的摩梭漢子

爲了能事先查閱一些資料，使我的採訪更有成效，我強迫自己放棄了立即趕到瀘沽湖去的慾望，在縣城的招待所裏住了下來。

我認識的第一個摩梭人就是朱軍如，一個魁梧、壯實的摩梭漢子，一個在縣城裏當上大官的寧蒗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我的採訪開始並不順利，因爲有不少獵奇或嘩衆取寵的文人墨客已經惹惱了代表摩梭人利益的朱軍如。他們曾作了不少刺傷摩梭民族尊嚴的報導。瀘沽湖畔的摩梭人聚居區永寧壩子已經對外來的打着各式各樣招牌的“記者”、“作家”甚是反感、討厭。聽說在前幾天，永寧居民便攆走了兩個未經許可、偷偷溜來的香港客，把他們拍攝的有傷民風的膠卷也從照相機裏拉出來“見了光”。我新來乍到，也被列入不受歡迎之列，這是

我初見朱軍如時從他對我的態度中知道的。

因聞這位摩梭主任的大名，一個晴朗的下午，我找到他家去了。他住在離縣城不到二公里的一個小村寨裏。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家，他却站在院門裏面，對我不屑一顧，任憑看門的大黑狗凶狠地對我狂吠，嚇得我進退兩難，不敢挪動半步。第一個下馬威過後，他才吆開了狗，讓我走進院子。他靠我很近，又死死的盯着我，額頭上那條深且發紫的刀疤像盯着我的第三隻眼睛。我被他看得發慌，真怕他那厚實的大巴掌給我一下子，因為我遠不是眼前這個五十來歲的慍悍大漢的對手。我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我要採訪摩梭人的目的，才敢掏出作為禮物的兩瓶白酒。他不管其他，狠狠地盯着我，用嘲諷的口吻說：“也是想騙騙人，撈點稿費吧？”大概他看我不太像奸詐之徒，神態稍稍緩和了一些。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篇剪自《大眾日報》的短文《雲南的女兒國》，顯出憤怒的樣子，猛地一拍桌子狠狠地罵道：“把我們摩梭族都寫成什麼樣的民族了！難道我們是賣屁股的民族？”我接過剪報一看，文章是轉載上海《文化與生活》雜誌的。作者對尚存母系遺風的摩梭人婚姻，作了歪曲的不符事實的描寫。

對於摩梭人的“阿注”婚姻，我是早有所聞的。

爲了獲得更多的感性認識，這次才萬里迢迢來到這裏。或許因爲這裏男女之間奇特而自由的“阿注”婚姻引起了受着漫長封建意識統治的城裏人的好奇和興趣，有些筆者竟把自己豐富的想象或對理想主義的追求發揮在捕風捉影之後綴成的文章裏，有意無意地傷害了這位摩梭漢子和他的鄉親們的心。

當說到摩梭是否屬於納西族支系的問題時，他顯得更惱火了。在寧蒗縣，納西族就是納西族，摩梭族就是摩梭族，在朱軍如看來，這本是習俗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他從納西婦女穿褲子，摩梭婦女穿裙子說起，一直說到納西族人死後實行土葬，摩梭人死後却實施火葬的各種區別。他痛恨那些爲達到目的而一口一聲“摩梭族”長、“摩梭族”短地喊到家門口，一扭身子就立即在報刊上用“永寧納西族”來稱呼他們的言行不一致的小人。他爲那些人下了鐵一般的定義：“騙子！”還表示今後不論是誰，再欺騙了他們民族，不管他跑到哪裏，都要找他算賬。說到這裏，他似乎看騙子似的把目光緊盯着我。

我雖明白無論從學術界還是從國務院頒佈的民族稱謂來看，摩梭都屬於納西族的支系，但出於對老朱民族自尊心的同情，也是對一些用不正當手段欺騙他們的人的義憤，我想不到自己竟會說出一番

大義凜然的誓言，以致令這個懷疑我的摩梭漢子相信並且幫助了我。我鄭重地對老朱說：“稱你們為摩梭族，我沒有這個權利，這是國務院的事；稱你們為納西族，又傷了你們的自尊，你如果不反對的話，我將在我發表的作品中稱你們為摩梭人。今天我給你立下‘生死文書’，如果我不恪守自己的諾言，隨你們處置，決無反悔！”看我掏出紙筆動起真格兒，他倒伸出長滿厚繭的結實的手掌，把我的右手握得生疼！從他傳遞到我身上的力量中，我感覺到了信任，得到了理解，也更增強了我做好採訪摩梭人工作的自信，我們成了朋友。

當晚，他挽留我在他家同進晚餐，我受寵若驚。儘管我還想去會會別的什麼人，但我不敢推辭，生怕錯過了這個最可親近他，又可以從各方面來了解摩梭人的良機。

他吩咐了兒子去殺雞，又要他媳婦為我沏茶。我知道，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偏遠山區，為客人沏茶是很有“級別”的待客禮節。他們只是在早上起床後才喝早茶的。

新沏好的茶騰起一陣熱氣，竟熏落了一隻很大的綠頭蒼蠅，掉進茶杯裏。這隻討厭的小東西撲打着翅膀，苦苦地掙扎想飛出來，但終於只是把我的茶水攪得又混又髒。如在家裏，我絕對不管新沏

的茶是何等的名貴，是否喝過，必定連茶帶水統統倒掉，恐怕連杯子都得用肥皂狠狠地洗涮幾次。現在，我可不敢貿然行事，一時窘在那裏，不知所措。直到老朱媳婦伸出兩隻指頭準備爲我撈出蒼蠅時，我才明白杯裏的茶水不能由此而“作廢”，便急忙拿過茶杯，斜起杯口，吹一口氣，將已被燙死的蒼蠅吹出。站在一邊的媳婦順手又爲我斟滿了茶水。向她微笑致謝後，我強忍着噁心，一氣喝下半杯去。

大概我要立“生死文書”和喝下蒼蠅泡茶的壯舉感動了這位“摩梭大官”，他變得親切和藹起來，還回復成一個善良、好客、熱情的摩梭人。讓人奇怪的是，他不像其他漢子那樣嗜酒如命；他給我用大玻璃杯斟酒，自己只用小小的酒盅。原來，他在戰爭中負過傷，胃有毛病，今天陪我喝酒，還是破了大例的。我爲交上了這樣一位摩梭朋友而自豪，痛快地一口氣乾完了杯中的酒。

我們點上烟，天南地北地聊開了。

老朱很早就離家，他是少數參加革命並立有軍功的第一批摩梭人。額頭上的刀疤就是1956年平定小涼山叛亂時留下的紀念。寧蒗彝族自治縣也是同年正式建制的，從那時起他就一直留在縣裏工作。

他還介紹了幾個對於了解摩梭人頗有啓發的問題。他說，母系氏族的表現不僅僅是在婚姻上，當

然，對偶式的婚姻很能說明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在母系氏族的家庭中，女性是統管一切的，女人主宰着這裏的世界。另外，子女歸屬女家也很能說明問題。永寧已經在逐步實行一夫一妻制，但人口增長並不顯著，有一個寨子從1958—63年才曾加了兩個人。當有些主婦認為孩子足夠的時候，就不准家裏的女人再去接待男“阿注”了。四川省境內左所地區的摩梭人口，1949年後下降得還更厲害。說到這裏，他還笑着補充了一句現代文明城市裏的時髦話：“摩梭族可是一個計劃生育的模範民族。”

當我問到摩梭人在政治上是否受內地較大影響時，他除了告訴我，鄧小平的包產到戶很受摩梭人歡迎，經濟上大大好轉，這幾年蓋起許多新房子以外，還給我講了“文化革命”動亂時期在瀘沽湖畔鬧過的笑話。

一個靠“造反”上台的省婦聯頭頭，聽說自己管轄的範圍裏竟還有一個這麼落後的母系部落，便帶了一幫人，氣勢洶洶來“視察”。當她發現很多婦女（以年紀大的為多）穿着寬大的長裙而沒穿褲子時，就大發雷霆，“命令”所有的摩梭婦女一律不准再穿裙子；又從省裏調發來內褲、長褲一大批，按人頭分發下去，下令不穿褲子者不准出門，弄得人們啼笑皆非。有些傳統觀念較強的婦女也竟然在